

三幕十一場話劇

在西伯利亞 某地

蘇·伊林娜·伊洛什尼果娃作
劉 賓 雁 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2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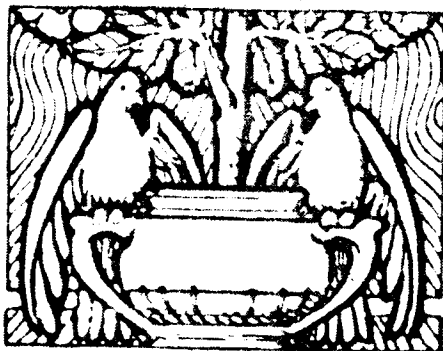
三幕十一場話劇

在西伯利亞某地

蘇·伊林娜·伊洛什尼果娃作
劉 賓 雁 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在西伯利亞某地

作者 蘇·伊林娜·
伊洛什尼果娃

譯者 劉 寶 雁

印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一九五〇年五月出版

1—10,000 (滿)

譯者序

十八歲的少女卓婭（丹娘）在保衛莫斯科的戰鬥中被俘，在校刑架前高呼：『爲人民而死是最光榮的！』十六歲的奧列格·柯舍長領導自己的夥伴們與德國法西斯佔領軍進行艱險的地下鬥爭，被俘後痛罵法西斯禽獸，英勇不屈，慷慨就義；無數馬特洛索夫一樣的青年英雄在向敵人衝擊中以自己的胸膛來保衛祖國的土地；無數迦斯第羅一樣的青年英雄們在決戰中用自己的肉身和飛機撞擊法西斯強盜們……

在偉大愛國戰爭中英勇殉國的蘇聯青年真是何止萬千哪！

正是在這個時候，從遼遠的西伯利亞，青年工人們喊出了動人心魄的口號：『要爲自己的參軍的父兄工作，每天完成任務百分之二百！』

一九四一——四五年蘇聯愛國戰爭的歷史，每一頁都是用血和汗寫下來的戰鬥與勞動的事蹟！蘇聯青年在戰爭中的偉大貢獻，是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歷年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巨大工作的結果。

本劇的作者伊林娜，便是戰爭時期在西伯利亞一個軍火工廠中領導青年團工作的人。

一個普通的軍火工廠（戰前是肥料工廠），要爲戰爭生產砲彈，生產任務數倍於和平時期，但是機器老了，經常發生停工、火警。生產計劃不能完成，但是『少完成多少計劃，就等於少供應前方多少軍需！』在戰爭時期，當斯大林格勒激戰正

酣之時，這就等於對國家和人民犯罪啊！

問題在哪裏呢？問題的關鍵不是機器，而是在機器旁勞動的人。

青年團團委書記娜塔莎發現青工們生產熱情不夠，有些人對工作是漠不關心的。整天遊逛的瓦尼亞，一心要上前綫當英雄的謝爾蓋，從早到晚吵着要回家的薩拉托夫的姑娘們……

機器要修理，要冒險搶修。但這裏就必需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的工人。娜塔莎把自己投身到一件偉大的工作中：不辭辛苦地去說服和教育青年，鼓舞他們的愛國熱情，把青年們動員到緊張的搶修工作中去，在搶修中再進行教育。

娜塔莎開始發現這種工作比起她原來的工程師工作是更難的，但她以強烈的信心和熱情克服了许多困難，終於完成了這件最複雜的工作——『人的工作』。自稱爲『二流子』的瓦尼亞成爲英雄，拒絕工作的薩拉托夫姑娘們也受到表揚了。『一二一四』號車間的搶修工作是勝利完成了。

在這裏，我們也看到了另一個類型的團委書記安德烈，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滿足於收團費和作報告的官僚主義者。對青年視若路人漠不關心的安德烈，和善於了解青年，耐心幫助和教育他們以至於夜不成寢的娜塔莎，是多麼不同的兩種人啊！

『在西伯利亞某地』反映了蘇聯青年在戰爭時期艱苦勞動的情景，教育我們學習娜塔莎的工作精神，反對和憎惡安德烈的驕傲怠惰。青年團在教育青年，組織青年參加經濟建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是會給我們許多啓示的。

本書中的娜塔莎，事實上就是作者自己。伊林娜，伊洛什尼果娃在一九四五年曾寫過一本同名的書，用日記體敘介青年團委書記的工作經驗。本劇就是依原書和作者的體驗爲基礎

寫成的。一九四九年，『在西伯利亞某地』於蘇聯各地上演後，受到普遍好評，被譽爲四九年優秀劇作之一和思想性很強的作品。

我想，這個劇本對於我們各地青年團工作者以及青年團員們會有些幫助——這是我譯這本東西的主要動機。

我應該感謝高莽同志和桴鳴同志，他們曾細心幫助校改劇本的譯稿。

譯 者

五〇，二，二二。

在西伯利亞某地

劇 中 人

娜塔莎·彼得洛娃：車間團委會書記（女）
鮑里斯·彼得洛維赤·梅得維捷夫：黨委書記（男）
塔拉斯·柯拉索夫斯基：車間主任（男）
特洛菲莫維赤：鉗工（男）
馬爾科夫：領班（男）
伊萬·柯欽（亦稱瓦尼亞）：補爐工（男）
達尼洛夫·謝爾蓋·伊萬諾維赤：鉗工（男）
波里亞閣夫：技術員（男）
穆辛：鉗工（男）
迦里亞：實驗員（女）
維拉：技術員（女）
任尼亞·顧賓娜 } 姊妹
柯拉娃·顧賓娜 }
卡佳 } 薩拉托夫的姑娘們
杜霞 }
納嘉 }

伊萬諾夫少尉（男）
安德烈·謝列茲涅夫：前青年團團委書記（男）
安嫺·庫圖佐娃：鉗工（女）
瓦連欽：出勤統計員（男）
外：成年工人和青年各若干。

第一幕

第一場

在舞台前部掛着一張告白，上面寫着：

『製氫工友們！

你們「一二——一四」號車間少交了一噸最寶貴的產品，結果使我們無法供應前方砲彈！

難道可以容忍這種現象麼？

少完成多少計劃，就等於少供給前方多少軍需品。

「一二——一三」號車間辦公室』

工廠門前的一塊空場。清早。有一些雪堆。天空中慢慢地飛舞着雪花。在晨霧中，可以看見工廠的輪廓。黑煙在工廠上空盤旋。

工廠的氣笛響了。人們在上工。有成年人，青少年，婦女和老頭子。他們在那張紙下停步，站在那裏看。

工人甲：我們鄰居真把咱們挖苦得够受啊！

工人乙：這算甚麼！你還沒聽見他們主任昨天在黨的活動分子大會上講些甚麼呢！簡直把人給可羞死啦！

謝爾蓋：（對老領班）哎，老爺子，人家可把你們給整啦！

老工：把我們整啦？（掏出眼鏡，氣憤地讀着。）這些耍筆桿子的！寫起來可容易。可他們就不去了解原因。

謝爾蓋：這還了解甚麼呢！既然你們沒完成計劃，這就夠了。

還能有什麼原因呢！

老工：你懂得甚麼？（對工人甲、乙）我們的車間跟別人不一樣啊！我們那兒得精通技術才行。可是派給我們的竟是甚麼人呢？（指着一個捲髮的年輕人）都是巴查諾夫這樣的！你說，他們能懂得甚麼技術呢？他們腦袋裏有這些玩藝兒嗎？他們是就能惹人生氣，甚麼也幹不了。

工人甲：老爺子，你不要白白冤枉這小伙子吧！他在我們車間裏還總上光榮榜呢！

老工：算啦！我對他也沒有什麼成見。我這不過是講一講大概情形。咱們就說機器吧，從多喀我們就請求修理，可是到現在還沒修理。

工人乙：哎，老爺子，你反正總是找客觀原因。可惜昨天你沒參加黨的活動分子大會。

謝爾蓋：你們要修理就修理好啦！誰不讓你們修理來呢！

老工：『修理』？！瞧你多聰明啊！你倒是想一想啊，難道我們能把車間停下來嗎？咱們的軍隊在進攻，前方需要砲彈哪！哎，可是我和你談個甚麼勁兒呢！（揣起眼鏡。人們走開了。穆辛和波里亞闊夫上。讀。）

謝爾蓋：哎，哥兒們啊，人家可把你們給整苦啦！

（安孃和維拉上）

安孃：（繼續談話）你聽見了麼？他說，青年團不管這事兒。

維拉：聽見啦！我聽見的還不僅此呢！

安孃：哼，還叫青年團的書記呢！

維拉：安孃，你真是多餘到他那兒去。應該去找黨委書記。

安孃：我是要去啊！怎麼，你以為我害怕麼？我是不怕的！

只要我想幹甚麼，就……

維拉：（推安孃一下）你瞧！（她們站在告白下，讀。）

(柯拉索夫斯基走過。他看了看告白，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豎起大衣領子，走過去了。)

謝爾蓋：(眼望着柯拉索夫斯基)不高興啦！這一來不合車間主任的口胃啦，吐唾沫呢！

穆辛：可是要是你，你能高興麼？要是把你們車間的事兒給掛出來，你能不吐唾沫麼？

謝爾蓋：你放心，不會掛的。我們的車間不是這一類的！

穆辛：『不是這一類的！』

波里亞闊夫：他想的倒不錯！（轉身背向謝）

維拉：(對安麗)哎呀，我真受不了，安麗！我簡直經不起這種事情！……明天全城就都該知道了。

波里亞闊夫：(對穆辛)既然我們是青年團員，我覺得還是咱們自己的錯……就拿昨天說吧。我們工作隊決定了：要是壓榨機修理不好，我們就不出車間！就是幹到深夜，整天整夜幹都行！可是現在呢，俱樂部來了新電影『異曲同工』。剛敲過六點鐘，回頭一看，高里卡不在了，他溜啦。你說他到哪兒去啦？

穆辛：沒問題，又看電影去了。

波里亞闊夫：對啦。你瞧瞧這種青年團員！（揮手）我告訴你，穆辛，斯大林格勒城前那些青年團員哪，那才真叫在戰鬥崗位上的青年團員呢，可是我們這兒的團員哪……

(安德烈走過來，他腰板筆直，若有其事地，手裏拿着一個裝得滿滿的皮包。)

安德烈：同志們，好啊！

波里亞闊夫：(淡漠地)你好。

謝爾蓋：青年團書記同志，往這兒看哪！人家把你整啦！

維拉：(不滿地)你高興甚麼呀？簡直看着都讓人惡心。你以

爲沒寫你們的車間，和你就沒關係啦！

（迦里亞走過來，打過招呼站在那兒讀着。）

謝爾蓋：聽妳說的啊！可是我們沒誤工，我們的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多呀！我自己上了光榮榜啊！

安德烈：（讀完，深思地。）這問題得提到團委會來研究。

維拉：（輕蔑地）又是那套老生常談！

安孃：研究不研究，又有甚麼用呢？

安德烈：（聳肩）你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我不大明白……

迦里亞：這也用不着明白！你是和我們毫不相關的。我們工作怎麼樣，生活怎麼樣，你是一概不管的！現在師傅又不願意教安孃手藝了（以頭示安孃）——管她呢！

安孃：人家不是說了麼：『青年團不管這事兒』。

安德烈：我是不願意管這些閒事！我幹麼要管這事兒呢？這是師傅個人的事情，也許還是因爲她笨呢！

安孃：（氣得直喘）我笨？可是在集體農莊的時候我還幫助過機械師呢……我……我去找黨委書記……他會讓你*知道*我不笨！

安德烈：（嘲笑）找黨委書記！請啊！他連聽都不會聽你的。他有那麼大功夫呢，哼！

安孃：好，我們看一看，看看他聽不聽……

迦里亞：大家都知道，牛爾卡整天不幹活，東逛西逛的。你倒是管一管哪，她不是青年團員麼？

波里亞闊夫：還是青年團書記呢！就知道收團費。哪管你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大懶蛋呢，只要你繳了團費，就是好團員。

維拉：正因爲這樣，青年們才要懶呢！正因爲這樣，（以頭指快報）快報上才寫我們呢！

迦里亞：多麼可恥啊！這是在戰爭時期，在軍需工廠裏啊！

波里亞闊夫：團委書記啊！兩個月都沒召開會了。

安德烈：你們跟我胡糾纏纏幹甚麼！我算是個甚麼團委書記呢？我是臨時的，是兼職啊！

波里亞闊夫：（嚴酷地）可是我們不管甚麼兼職不兼職的。既然大家期望着你……

迦里亞：如果你幹不了，你當初別答應幹哪！

安德烈：（傲然地）誰跟你說的我幹不了？總之夠了！我們用不着在這兒談這個問題，現在也不是時候。況且還有（用頭指謝爾蓋）非黨的人在這兒。

謝爾蓋：（發怒）你別對我點腦袋，這沒甚麼關係！雖然我沒參加青年團，可是也許我比你還更够一個團員呢！（像吵架似地）我要想加入，我就提出申請。怎麼，你說，你們不吸收我？我勞動好，我上了光榮榜，瞧着你們怎麼吸收我吧！（變換語氣）可就是我不要求入團。我怎麼那麼想入團呢！

安德烈：甚麼？！

維拉：這是爲甚麼呢？

謝爾蓋：我爲甚麼要要求入團呢？就說吧，你們這個團委會整天盡幹些甚麼呢？除了收團費，就是挨罵。我是不幹的！我等應徵入伍上前綫時候，在那兒入團。

安德烈：你就採取這種態度？好！這件事正應該在大會上談談。

波里亞闊夫：在改選大會上麼？我們是要談談，老兄，是要談談的。

穆辛：現在該召集改選大會了。

謝爾蓋：（滿意地）對啦，同志們，對啦！整整他！

安德烈：（默然若失）好！（發怒，對波里亞闊夫）沒甚麼！

沒甚麼！要是你當選了團委書記，我高興極了。我要看一看，你能當個甚麼樣的團委書記！

穆辛：您放心吧！不會比你壞的。雖然他文化比你低，但是自覺性可比你高點。況且這小伙子有的是靈魂，不是皮包。

（汽笛遮住了他的聲音）

謝爾蓋：（決心地）我走啦！可別爲說這些話把工給誤了。（下。穆辛與波里亞闊夫一面談着話，隨下。）

迦里亞：走啦，姐妹們。

（場漸空。剩下安德烈一人。他站一會兒，想一會兒。他端正一下眼鏡便緩緩地走動開。有一羣姑娘迎着他走來。她們結着鄉下頭巾，穿着鄉下衣服，手裏拿着包袱。卡佳走在衆人前面。）

卡佳：（對安德烈）進工廠的小門兒在哪兒？

安德烈：（生氣）小門？你還要找甚麼小門哪？這兒甚麼小門也沒有。這不是集體農莊。（下）

卡佳：（看着他背影）可是你別叫喚哪。要是說的不對，你就給講明白呀！

（姑娘們擠到一起，膽怯地望着在煙霧中籠罩着的工廠。）

柯拉娃：（誇張地）哎呀，瓦斯！

任尼亞：說不定是有毒的呢！

杜霞：哎呀，姐妹們哪，這是把我們弄到哪兒來啦？

卡佳：不知道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啦？

（馬爾科夫上。站下讀快報。）

柯拉娃：（生氣）石頭人！

馬爾科夫：（讀完，向周圍望了一望，找談話的對象。）真不

像話啦！（看見了在默默觀望着他的姑娘們。從脚到頭看了她們一下，興緻勃勃地。）這麼一大羣人馬是從哪兒開到我們這兒來的呀？

柯拉娃：我們是薩拉托夫人！是被動員來的。

任尼亞：（接着）薩拉托夫省，『五一』區來的，聽說過沒有？

馬爾科夫：（眼睛直望着）你還問甚麼呢！現在到哪兒去呀？

卡佳：到工廠去。（給他看一張紙）這就是介紹信。

馬爾科夫：（讀）『「一二——一四」號車間主任：茲派往你處……』（折起紙片，揣到衣袋裏）姑娘們找對啦。我是『一二——一四』號車間的領班。走吧！

柯拉娃：（走到他面前）可是在你們車間裏工作對身體不好吧，有瓦斯吧？

任尼亞：（接着）這一定影響健康吧？

馬爾科夫：（懷疑地看着胖胖的、滿面紅光的顧賓娜姊妹）怎麼，你們身體不大好麼？

（一面談着，走下。）

（瓦尼亞跑上。他身穿短袂衣，却戴着個皮帽子。他手裏拿着一塊麵包。站在快報前看着。）『製氫工友們！你們少交了……』扯蛋！

（跑去，與上場的黨委書記碰頭。）

黨委書記：站下，站下，朋友！你怎麼沒上工啊？

瓦尼亞：（站下了。臉色陰暗。）今天休假。

黨委書記：你昨天也說是休假來呀！

瓦尼亞：我說錯了一點兒！我是去看病。

黨委書記：（認真地）甚麼病呢？

瓦尼亞：（揮一下手）是慢性病。（沒等說下去，跑下。）

(娜塔莎從過道走上，她頭上是草草披上的頭巾。)

娜塔莎：(看見黨委書記)梅得維捷夫同志！聽說這兒貼了一張快報。工人們上工來了，都生氣哪！

黨委書記：(泰然地)那就是快報。

娜塔莎：(讀完)這真是太放肆了！你知道這件事麼？

黨委書記：(有些諷刺地)不知道，他們認為這種事不必經過我的允許。

娜塔莎：(生氣地)誰給他們權利敢這樣放肆！(決然地)我認為，這快報應該摘掉。摘掉它，並且給區委打電話，讓區委把他們教育一下。

黨委書記：(泰然地)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娜塔莎。

娜塔莎：這還有甚麼不懂得的呢？我是說，應該摘掉。工人們在發脾氣。真氣人！

黨委書記(沉思)你說這氣人？(停一會兒)唔，就算是這樣吧，在形式上，『一二——一三』號車間的鄰居們可以更禮貌一點兒，可是……如果從本質上來說……從本質上說，他們作得是對的。

娜塔莎：這是從形式上看問題。

黨委書記：(沒理她的話)不應該生氣，應該行動。

娜塔莎：行動?!好像我們整天甚麼也沒幹似的。可是凡是能做得到的我們是都做了啊！

黨委書記：顯然，還沒全做。

娜塔莎：你怎麼能說這種話呢！工人們整天整夜地不離車間。機器舊得不能再舊了，而修理呢，又不可能。

黨委書記：你以為問題只是在於機器麼？

娜塔莎：還有，青年們也成問題。工作是馬馬虎虎的。沒有熱情，沒有自覺。就說今天吧。納斯加扔下了壓榨機就上食

堂去了。還好，幸虧沒出事兒。

黨委書記：這就是本質問題，娜塔莎！你談到這個問題，很好。你也知道了吧！

娜塔莎：你等一下，我還要跟你說……

（汽笛壓沒了她的話）

黨委書記：沒時間了。現在妳要去接班吧？

娜塔莎：來不及了。好，等下班後我跑去找你。

黨委書記：（對她背影）我等你。我也正要和你談一個問題。

第 二 場

黨委會辦公室。窗外是雪堆，和遠方煙霧中的工廠輪廓。

娜塔莎立在窗前。

柯拉索夫斯基上，他臉色陰鬱，疲乏，滿臉鬍鬚。

柯拉索夫斯基：黨委書記在哪兒呢？

娜塔莎：在廠長那兒開會娜！

柯拉索夫斯基：（走向窗前，看窗外掛着的，被電燈照亮的快報）『製鐵工友們！』妳看見了嗎？

娜塔莎：你看怎麼辦呢，塔拉斯？

柯拉索夫斯基：（陰鬱地）怎麼辦？要修理。要修理車間。是的，要這麼做。妳以爲怎麼樣？三年沒修理了。可是機器的負擔怎麼樣呢？比定額多兩倍、三倍、四倍。機件是用得不能再用了。用下去，你就等着倒霉。要把車間停下，進行真正的，老老實實的大規模修理。

娜塔莎：可是誰能允許你把車間停下呢？塔拉斯？前方需要砲彈。

柯拉索夫斯基：謝謝黨告訴我，不然，好像我自己是無論如何也猜不到似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不能不落後，不能突破任務，而在這裏兜圈子。

（電話鈴響）

娜塔莎：喂，黨委辦公室啊，你是誰？彼得洛娃。柯拉索夫斯基？他在這兒，到廠長那兒去？好，我馬上告訴他。（對柯）去吧，塔拉斯，廠長叫你。

柯拉索夫斯基：（用手摸臉）他又得狠說我一頓，因為沒有刮臉。
（下）

（安德烈上。他心緒不佳，面帶怒容，還是拿着那個皮包。）

安德烈：（照例地）同志們，好啊！

娜塔莎：你好！

安德烈：鮑里斯·彼得洛維赤在哪兒？

娜塔莎：在廠長那兒。

安德烈：（扔開皮包，擲身在沙發上。）唉，你知道，我完全筋疲力盡啦！

娜塔莎：這是怎麼了？

安德烈：我必須向妳正式聲明：從今天起，我要放棄工廠青年團的一切工作。

娜塔莎：這可是新鮮事兒。

安德烈：可我又爲甚麼一定要作青年團的工作呢？是爲了讓甚麼人都可以指着我：『你這個團委書記，你這個團委書記！』我是受過專科學校教育的人。我是作技術供給工作的。我不過是個團委會的委員，而我是不同意……

娜塔莎：可是到底發生甚麼事了呢？

安德烈：（沒聽她）老實說，謝明參軍的時候，我是同意代理